



春风科幻图书奖:《引路人》

李宏伟:我们需要科幻式的思考

Li Hongwei



你走到人类文明的三岔路口:左手,牺牲少部分人来换取人类文明更长久的延续;右手,所有人一起面对即将共同毁灭的未来。

你会怎么选?

在春风科幻奖获奖图书《引路人》中,李宏伟展示了一个选择迫在眉睫的世界。

未来的地球,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地震频繁。为寻求延续,人类社会被分为富裕社会和匮乏社会,在35岁前没有找到女性伴侣成婚的男性,就会被流放到匮乏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会发生什么?

书中,司徒绿作为女性组织“团契”的成员,接受了一个秘密的刺杀任务,踏上了前往匮乏社会的道路。我们跟随司徒绿的脚步,和她一起深入观察这个世界,也逐渐了解了一个“引路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978年生人,作家。已出版长篇小说《国王与抒情诗》《平行蚀》《引路人》及小说集《假时间聚会》《暗经验》、诗集《有关可能生活的十种想象》,译有《尤利西斯自述》《致诺拉》等。

一个极端化的未来世界

故事的雏形诞生于10年前。2013年前,李宏伟看到了一则新闻:我国的男女比例存在严重失衡的情况,到未来某个时间点,男性预计会比女性多出几千万。

新的社会问题在其中滋生,或者说,旧有的问题被放大了。当然,总有人站出来,直面选择,寻求改变,被先行者引导,又影响着后来人。

“如果把这几千万男性全部搁在一块儿,会是个什么状况?”他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一个极端化的未来世界就在头脑中展开了。

《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最先创作成型,以匮乏世界实习报告的形式铺开这场末世叙述。2013年,李宏伟完成了这部中篇小说,现在成为《引路人》中的第二章。

但直到2018年左右,他才终于决定扩展故事,以司徒绿为视角的《月相沉积》以及充满超现实想象的《月球隐士》接连诞生,共同组成了《引路人》的完整故事。

标题中反复出现的“月”确实是全书十分重要的意象,缥缈又带有引导性,但小说的落脚点还是回归到“人”的身上。

司徒绿、赵一、赵一平……一个个鲜活的角色以选择和行动与这个枯竭世界发生关系,正如李宏伟所说,“人是通过选择和行为完成塑造的”,人物不断完成自我塑造的过程,也为全程观看的我们提供着启发与思考。

选择左或者右

翻开《引路人》的第一页,就开启了一场思想实验。

在未来场景的“培养皿”中,李宏伟把“环境指数”调节到资源枯竭的极端状态,再“倒入”新型社会结构的“培养液”,随后开始观察。

社会问题在其中生长起来: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性别问题、社会结构问题……都在书中有所展现。

观察这些问题呈现的形态,是在解答最初的那道选择题——“左手代表黑暗与重生,右手代表安慰与绝唱,你选左手还是右手?”

经典的电车困境(这是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内容大致是:你开着一辆电车,忽然发现轨道前方绑着5个人,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你发现刹车坏了,但是拉杆是好的,可以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这时你突然发现,另一条轨道上绑着一个人,你会怎么办)。

“做实验”的李宏伟本人会怎么选?

在写作的时候,他还没有明确的倾向,故事的发展对他来说更多是一种锤炼思考的方式。而几年过去,经历了更多的现实情境,包括我们身处的疫情,他有了新的思考。

“现在倾向于选择所有人一起去面对,”他说,“因为不管是个人还是某个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什么权力去替别人做这种决定的。”而所有人一起面对的时候,也为未来打开了可能性。

如果身在其中必须做选择的话,李宏伟表示自己会选“右手”——那你呢?

李宏伟开玩笑说,这就属于那种不能和朋友们讨论的“友尽”问题,大家会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来理解。但是他感到这种新问题的撕扯是我们现在的常态,而且这种撕扯的问题越来越多,这也促使他当时

想要开启这样一个“实验”。

“这几年大家的处境越来越紧张和局促,有些时候像是现实逼迫咱们去思考。”

这一选择的思考在本质上指向了一个有关人类存在的更根本问题,也是书中主人公不断探索答案的问题——“文明何义,延续何为?”

书中的角色们有自己的体会,我也向出题人询问了“参考答案”,他的回答有些抽象:人是目的,人不是工具和过程。

“我们做的事情是试图让所有相关的人获得更好的生活,这种生活是现在的,是当下的。尽可能不要因为某种远方的目的,来牺牲具体的当下。”

不是科幻,而是思想实验

我好奇:科幻作家是不是都爱思考这些终极问题?

这位春风科幻奖获得者首先否认了“科幻作家”这个标签。

“我不太算一个科幻作家。”他说,“我就是比较喜欢这种想象,这种所谓的思想实验或者推想,比较喜欢这种思考的乐趣。”

而科幻题材可以带给他这种思考的乐趣,李宏伟把它的特点概括为假设性和整体性。

假设性让人可以把一些现实中有所触动的事情,推向一个极端情景下来观察。

“就比如《引路人》当中,现实不太可能发生把数以千万甚至更多的男性搁在一块儿这样的场景,但是我觉得来设想一下,其实是挺好玩儿的一件事情。”

在李宏伟看来,把一些条件放大,甚至放大到极端的情况下,可以看到更多更有趣的东西。

而整体性大概是在科幻之外,其他文学很少会触及的,比如说把人类或者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

“这种整全、整体的思考方式,我觉得也能把我们带到一些整体性问题的面前来,而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终极性问题有时候是会被我们忘却的。”

李宏伟平时就很关注各类社会热点事件,并且进行习惯性的延伸思考。

不久前,马斯克的新闻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李宏伟看到后觉得很有意思,他由此想到的是刘慈欣的小说《赡养人类》。书中设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不断集中,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到一个人手里,这个人就是财富的主人,全世界其余的人都像是天生的打工人一样。

“这个设想可能比较极端,但是这种极端化带来的现实锐度,是非常强烈的。”

科幻虽然在幻想未来,但它指向的,是对现实的思考。

这让我想到书中,月球与地球之间的关系。

《引路人》的三个篇章《月相沉积》《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和《月球隐士》都以月入题:月,或是作为计时的方式,或是作为安居与囚居之所,抑或是作为一个浪漫又绝望的寄托。

在李宏伟的理解中,月球就像地球的伴侣一样,它向地球反射着光;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借助月球来观察、观看地球,它可以说是一面镜子。

我想,这正是科幻之于现实的作用,科幻也是一面镜子。

这本书的颁奖词中点到,书中展现的社会问题直指遍布全球的当代世界基本症候,《引路人》“有着现实与科幻、现代与洪荒相交织的斑斓丰厚”。

李宏伟通过《引路人》告诉我们,为什么需要科幻,为什么需要科幻式的思考。

